



## 聚焦文学新力量

王芸,湖北荆州人,现为南昌市文学艺术院专业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对花》《江风烈》,小说集《与孔雀说话》《羽毛》,散文集《此生》《穿越历史的楚风》《接近风的深情表达》《经历着异常美丽》等。曾获第五届湖北文学奖新锐奖、第三届湖北文学奖、第二届全国冰心散文奖等。

## 做这个时代的“寄物居”

□李墨波



无论是回望的姿态,还是对失败者的观照,实际上体现的都是文学的悲悯精神和人文关怀,就是用文学的慢去对抗社会变化的快,用文学的人文关怀去对抗社会的丛林法则,在成功和失败这样的二元价值之外,重新开辟出一种价值维度,来收留和容纳那些失败的人。

小说《寄》里面的“寄物居”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意象。所谓“寄物居”,就是人们把平时没用但又舍不得扔掉的旧物寄存的一个地方。我们在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体验,很多旧物已经用不上了,但又舍不得扔,因为它们记录了我们的生命经历,携带着我们的情感。在这个快速行进的时代,面临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有一些情感和记忆是我们不愿丢弃的,需要把它们寄存在一个地方,王芸的小说创作就充当了这样的“寄物居”,把行将消失的传统和情感,放在小说中寄存起来。

## 对“失败者”的观照

王芸的小说充满对边缘人、失意者、“失败者”群体的观照和关怀。正如“寄物居”收留流浪汉一样,她的小说创作也是收留失败者的“寄物居”。在她的很多小说里都有失败者形象,比如《控》表现了住在一栋楼里有不同故事的社会边缘人,《羽毛》写了一群受过生活重创的女人,《寻找马耳他狗》写一个初到城市的小保姆的辛酸,《寄》中的“寄物居”干脆就是专门收留那些流浪汉的。这些人应该是社会中最边缘、最失落、最失败的一群人,王芸都会以一个女性作家特有的悲悯和体恤,去观照他们的灵魂。这种关怀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一种理解和共情。王芸深爱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不论他们具有怎样的身份、怎样的地位、怎样的故事。在《与孔雀说话》中,对于一个出狱的贪官,王芸都同样报以深沉的关怀的目光,在王芸眼中,每个人都具有人的最基本尊严,他们个体的遭际和境遇都值得同情和书写。

无论是回望的姿态,还是对失败者的观照,实际上体现的都是文学的悲悯精神和人文关怀,就是用文学的慢去对抗社会变化的快,用文学的人文关怀去对抗社会的丛林法则,在成功和失败这样的二元价值之外,重新开辟出一种价值维度,来收留和容纳那些失败的人。这也是王芸的文学创作在当下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的意义。

## 对女性深入的描摹和书写

在王芸的文学创作中,女性题材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例,她的《羽毛》《对花》等作品更是呈现了女性的群像,对于女性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命运有较为深入的思考。

《羽毛》是一篇构思巧妙的小说,表现的是几个女人的群像,她们都有不同的创伤,

聚在一起彼此取暖。小说中写到一种类似

技的平衡术:支点一边是十几根叠加的树枝,另一边是一根很轻的羽毛,维持平衡的就是这一根羽毛的重量,要想维持平衡,需要高超的技艺。关一芹苦练这种技艺,只是为了让智障儿子开心。对于其他人轻而易举的事情,对关一芹这样遭受生活挫折的人来说则是无比艰难,一根羽毛在她们身上具有非同寻常的重量。宋羽是这群女人的组织者,支撑宋羽活下去的是他失踪男朋友的消息,而她男朋友的身上也纹着一根羽毛。一根羽毛可以支撑人活下去,一根羽毛也足以把人压垮。

羽毛是非常美的意象,实际上也是关于女性的一个意象,她们可以很轻,但她们同时又具有举足轻重的重量,占据支点的一端,维持着一种平衡。这个意象充满辩证的味道,写出了生活的轻与重,也写出了女性的轻与重。这个羽毛也可以解读为,面对人生的困境,要寻求一种内心的平衡,它的难题不亚于这个平衡术,需要的是女性细腻而又坚韧的内心。

《对花》是一部很有分量的长篇小说,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结构设置精巧,通过两条人物线,表现了三代女性对戏曲艺术的坚守和传承。这部小说的主题是表现戏曲艺术,同时呈现了一个女性的群体:苏媛芬和她的女儿奕之凤,陈小娣和她的女儿陈子湄,以及筱团长、杨菊花等等,这些女性具有多重身份,有母亲和女儿,有恋人和妻子,有师徒和朋友,也有竞争对手等等。小说不止

是写单一维度的女性,而是把女性的不同侧面诠释得很充分,同时对女性整体的命运有所思考。这些女性的共同点是坚韧顽强,她们面对生活、命运,都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并且具有一种抗争精神,是对于自身命运的抗争,同时也是对女性身份遭受不公的抗争。

《对花》在艺术上还有值得打磨的地方。相对于中篇小说《大戏》,《对花》给人一种匆忙的感觉,叙事速度过快。这部小说20多万人,但是内容容量却很大,导致了小说的叙事速度非常快,而且越到后面越快。速度慢的好坏是可以快速地勾勒出时代的变迁和人物命运的浮沉,但是这种粗线条的快速的勾勒,所带来的可能是人物面目的模糊,让人觉得很多人物和场景没有写透,匆匆一笔带过。

长篇小说的格局和容量可以很大,但还是要落实到具体而微的细节上,所以在确定了小说的主线之后,在选材上应该有所取舍,挑选一些典型性的片段和瞬间写透了,历史的厚重感自然就会出来,而并不需要像大事年表一样事无巨细地都表达。要能快得起来,也要能慢得下来。既要能铺陈开,又要懂得留白,而不是像撒胡椒面似的平均用力。

《对花》在主题的挖掘上还可以更加深入。不仅要写出戏剧对于个人的外部命运的改变,同时也要写出人面对戏曲艺术所产生的内心深处的异化,这种异化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东西,都可以写。

## ■评论

## 远古神话的魅力

——以“红衣妖女”、“莱茵魔女”和“巫山神女”为例 □桑永海

她上薄云霄,下临长江,高踞危崖,望眼欲穿,这样的形象让我终生难忘。

从挪威峡湾的“红衣妖女”到德国莱茵河边的“罗蕾莱魔女”,再到中国长江之边的“巫山神女”,从东方到西方,为何跨越时空,偏偏在奇丽的自然山水间会出现一些相类似的传说故事?

毫无疑问,千百年甚至数千年,相距遥远的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信息沟通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出现相类似的神话传说,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人类在自身的理想、追求和艺术表达方面,在每个个体的心理上,都隐藏着相类似的遗传基因密码。其次,面对神秘的自然山水,人们不分肤色、地域、民族,都会发出大体相同的心理感应。

还有,为什么这类与山水相关的神话传说大都是女性主人公?我想这与人类社会脱胎于母性氏族中心社会以及对女性的崇拜有关。你看神话中那些女性,都是那么妖娆动人。而且,远古人类对于许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于是,他们情发于衷,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口之诵之,历经千百年的口耳相传,一些类型相似的、美丽的、具有元典性质的神话传说故事就诞生了。

这样原始形态的文化经典,影响极其深远。比如我们这里谈到的几个神话传说,不分国界种族,不分时代,数千年间,给人类带来一种旷古的感动,那是绵远悠长的、陶冶人类心灵的审美愉悦。

最近读到一个令人振奋的重要文化信息:中华创世神话美文插图本推出中文英文波兰文版本,为何令人振奋?在历史新时期,我们的远古神话也要走向世界去了。

诚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及人类早期神话时发出的浩叹:“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神话传说),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人类童年时期诞生的神话,是当时历史发展得最完美的表现,是永不会复返的阶段,所以其魅力不会衰减,而是与时俱进的。《中华创世神话美文插图本》多种文本向世界推出,不就是证明吗?

## ■第一感受

## 壮怀激烈 感人至深

——读吴传玖诗集《戍边长歌》 □晓雪

我第一次见到吴传玖是1985年春天,当时我率云南作家访问团去滇南边境慰问参加自卫反击战的部队,他是成都军区守备一师第一团的政委,年轻英俊、热情健谈,一路陪我们登阳山,钻猫耳洞,参观狮子山山顶哨所,瞻仰麻栗坡烈士陵园。我为他管辖的部队写了两幅毛笔字:“祖国的光荣,时代的骄傲”;“战士的心灵最美好,战士的青春最壮丽”。为他主持创立的战地《者阴报》题了两句话:“赤胆忠心筑钢铁长城,青春热血写壮丽诗篇”。

从那次交谈我就得知,他1970年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先当军医,后从事部队政治工作。他从小爱好文学,1978年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写散文、小说,也写诗、评论和报告文学,是一位兴趣广泛、富有才华的部队作家。调到滇南部队之前,他已在滇西的迪庆边防部队以及丽江边防军分区、怒江边防军分区部队工作了10年。后来,他又从地处南疆前线的文山边防军分区政委的岗位上调任西藏军区政委,成为驻守在世界屋脊上的少将。从普通的军医到将军,吴传玖近半世纪的军旅生涯,一直战斗在祖国西南边疆最艰苦的戍边阵地上,从梅里雪山、玉龙雪山、高黎贡山、碧罗雪山、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到喜马拉雅山,从迪庆高原、丽江古城、怒江峡谷、南疆前哨到雅鲁藏布江两岸的冰山雪海,到处都留下他顽强拼搏的身影和艰苦跋涉的足迹。我不知道在中国现代中国诗歌史上,还有哪一位诗人有吴传玖这样艰苦曲折、丰富多彩,长期戍边的经历。所以,当我读到《戍边长歌》这部诗集的时候,我感到格外亲切和激动。

吴传玖最先引起注意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书是《鲁迅诗释读》。他对鲁迅诗歌的深入研究、深刻理解、准确阐释和独到感悟,表明他是恭恭敬敬地把鲁迅作为文学导师和学习榜样的。我们从他的诗集《生命与思想》《戍边长歌》中,都可以看到鲁迅精神的影响和鲁迅风骨的闪光。他像鲁迅一样,“以我血荐轩辕”,“俯首甘为孺子牛”,豪情满怀地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真善美;也像鲁迅一样,敢爱敢恨、爱憎分明,“横眉冷对千夫指”,毫不留情地揭露罪恶,鞭挞丑恶。

是一场发生在南疆边境的战争,把他推到了“战地诗人的行列”,是40多年艰苦戍边生涯的反复磨炼,使他真正认识和感悟到自己身在其中的这支人民军队的伟大坚强、英雄气概和无敌力量,于是他的“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他胸中“激荡起/雅鲁藏布奔腾不息的/滚滚波涛/喜马拉雅雄浑而深沉的/回声”,激荡起“如长江黄河一般/奔腾不息的/诗情”,他在“爬冰卧雪的阵地上/在冰封雪裹的哨所旁”,“在一切人迹罕至的地方/留下了一串串诗行”。在他的笔下,祖国边疆英勇无畏的边防军人,“就像一尊尊/无名的钢铁般的雕塑/用生命的鲜活和生动/铸造着高原世纪的辉煌/在他们的血管里涌动着远比常人多得多的/忠诚和信念”,“海拔越高/生命和生存的价值越高……/正因为有了/这高高的海拔/才有了边防军人们/傲视苍穹/顶天立地/生生不息/英雄慷慨的生命……”

吴传玖不但能以“巨刃摩天”般的雄大气魄,激情澎湃地写《戍边长歌》《一面旗帜、一种精神》《党旗礼赞》《写给我亲爱的祖国》《岁月如歌》《日子把爱,打磨成金子般的记忆》这样篇幅较长的诗篇,也善于以“金针刺秀”般的细腻笔触,富有哲理地写耐人寻味的精美短诗。诗集的第二部分,关于“自然、生命、风物、爱情”中的作品就大多是小巧玲珑的短诗。如《雨》《吻》《相思》《平衡》《寻找》《句号》《岁月》《脚印》《老家》《中国梦》《站立》《暮色》《生态》《露珠说……》等等。

“露珠说/我/只要能/在阳光下/坦露/心迹就是会/瞬间消失/我也/知足了……”短短几句,却凝聚了诗人的感悟,耐人寻味。

吴传玖在《关于诗歌写作的一点认识》中说:“诗歌应该面向时代,走向大众,知味民间,应该具有崇高的诗意图想和责任担当。只是自以为是、自娱自乐的所谓贵族化、精英化、小众化、圈子化的写作是没有生命力的。故弄玄虚、古灵精怪,把腐朽当神奇,更是不可取的。真正有生命力的诗歌都是浩然大气,有大爱的,亦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诗歌必须让人读懂。”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的诗正是他的诗歌主张的艺术体现。

## ■创作谈

每一个写作者都想到一条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独特的创作路径。但经过了那么漫长的书写史,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要找到真正新异的路径很难,因而这条路走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外在与内在力量的支撑。

一度想做服装设计师,用布料、针线、珠串来实现无数种可能,命运却将我送上了此在的道路。初写散文,后写小说,而今左手说右手散文,散文偏于感性,小说更趋理性,并让我走向宽容。写作于我,就像上天赐予的一件铠甲,让敏感不至一无是处,让脆弱也可以转化为坚强,让狭窄的笔尖可以触及辽阔的人间世相,让简单的文字可以映现复杂的世道人心。

近年我将创作视线聚焦在传统文化领域,写过一系列荆楚历史文化散文《穿越历史的楚风》,小说《对花》《龙头龙尾》《红袍甲》《芈家冢》《铸剑》《雀替》《心祠》《护城河边的旋转木马》《木沉香》等篇中的人物、情节、场域和文本中的艺术况味都浸润有传统文化元素。我尝试以小说来探讨传统文化的兴衰承继,呈现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同时,从这一视角切入,来写社会转型期世人的微妙心态与精神处境,探讨当代人精神和生活的内在依据。

另一方面,我写芸芸众生,写那些承受着生活与精神重压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们结结实实过着自己的人生,有着复杂的情感诉求、心理需要和生活欲望,有着真实的疑难、忧喜、犹豫、隐忍、愤怒、悲伤。凑近去看,哪个人的一生不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个人史?小说《寄》《羽毛》《控》《黑色的蚯蚓》《与孔雀说话》《虞兮虞兮》《第六指》《T字路口》……我用文字为一个个人物勾形、塑神,让世人听到他们压抑在胸腔里的悲泣或喧叫。某一时刻,他或者她就是“我”,过去、现在或未来时态的“我”。写作中,我曾为谁或谁的际遇眼眶潮热,喉头发紧,泪流下过泪水。但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冷静的书写者,以理性把控叙事的节奏与走向,笔调舒缓、内敛,我总觉得那些在文字搭建的文本空间深处涌动的暗流,并不比文字本身的力量更小。

我曾是一个媒体人,做过报社副刊编辑和新闻编辑,这让我写作或多或少带有媒体人的特点,也正因此,我时常提醒自己保持警惕。我们身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观念在世相的表层之下冲撞、抵牾、对撞,有时候新闻事件甚至比小说的虚构情节更为离奇、庞杂,让人头晕目眩,猝不及防。如果文学作品只停留于捕捉复杂的世相,那还只是肤浅地表现和诠释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写小说让我变得宽容,因为尝试进入不同人物的内心,也就看到了“我”之外的他世界与他心。写小说让我变得慎言,不轻易对他人言行“发言”,因为你不清楚他遭遇了什么,面对着什么;也不再轻率地对某一社会热点事件匆促“发言”,真相往往在地面上之下,可能埋藏极深,而我们的“发言”可能仅仅是关乎表象的,是基于我们所能“看见”的部分,根本未触及或逼近真相,而带有我们自身识见、角度、阅历的局限。

在纷乱的世相之下,一定存在着渊深的潜流,是它们改变、造就、控制着世表的种种现象。我觉得文学要探究和表现的是这一部分。它考验的是作者的眼力,具有穿透力的“眼力”;是识见,拨开迷雾看到本质的“识见”;是思考力,深刻的富有洞见的“思考力”。

在中篇小说新作《寄》中,我虚构了一个“寄物居”。它是一个存放旧物的仓库,是一个容留流浪者的免费住宿地,也是一个理想意义的壳,彰显着小说中的韩老师关于天地人伦的朴素的理解,它容纳人们对旧物的情感,对尘世的痴念、眷恋,让人们回望时不至于心头空空落落,让人们前行时身后尚有依傍,去实现非常有限,却并非毫无意义的安放。那里也寄放有我,一个写作关于身心安放的冀望。

□王芸

写作是上天赐予的铠甲